

双面胶

六六 著

六六家庭伦理小说三部曲
《王贵与安娜》《双面胶》《蜗居》

最具争议的家庭伦理小说 触目惊心的婆媳大战

TO: 所有做过媳妇、做过婆婆的女人
以及受着夹板气的男人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双面胶

六六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双面胶/六六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ISBN 978-7-208-09279-2

I. ①双… II. ①六…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68802号

责任编辑 刘宇婷
版式设计 张 布
装帧设计 陈 楠



双面胶
六六 著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55号4层)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80×980 毫米 1/16
印 张 15
插 页 2
字 数 161,000
版 次 2010年8月第2版
印 次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09279-2/I·789
定 价 25.00元

目 录

- 一 公婆来了 / 1
- 二 反客为主 / 19
- 三 上一堂教育课 / 25
- 四 夫妻生活 / 30
- 五 一碗红烧肉 / 37
- 六 不同阵营的号角 / 42
- 七 陪话儿 / 50
- 八 相聚两不欢 / 53
- 九 有家难回 / 63
- 十 拨云见日 / 71
- 十一 家有喜事 / 83
- 十二 意外 / 94

- 十三 乱 / 103
- 十四 天平的失衡 / 111
- 十五 一笔狗肉账 / 128
- 十六 公婆又来 / 142
- 十七 谭医生 / 149
- 十八 钱钱钱 / 155
- 十九 第一次动手 / 167
- 二十 孩子 / 175
- 二十一 孕之苦 / 184
- 二十二 翻天 / 194
- 二十三 赔罪 / 203
- 二十四 保姆玉喜 / 210
- 二十五 无言的结局 / 228

公婆来了

胡丽鹃的网名叫“给点阳光就灿烂”。她很爱笑,笑起来连粉红的牙龈都会很敞亮很放松地钻出她薄薄的嘴唇,连同有点暗黄的四环素牙一起暴露于人眼前。她笑,是因为每天值得高兴的事情太多了。比方说,上个月下了场春雨,地面湿答答的,隔着冰冷的公路她都能看见下面睡了一年的草秧子蠢蠢欲动;再比方说,下个星期报社的食堂整修后重新开张,虽然味道有可能一如既往的差,换了装潢不换师傅,换了汤,没换药,但毕竟,不用长途跋涉五里地去找个干净的面摊儿,这就蛮开心的了。

胡丽鹃的好心情,骤然转阴。自打婆婆公公来了以后,那就像是阳光下的一片乌云,不大不小,不多不少,就这么可好可挡住了太阳一样地阴。而这片云,恰巧挡住了所有的灿烂。

同事下班前背着包,锁着抽屉,拿着手机约饭局,拨号等话的工夫,冲丽鹃说:“羡慕啊!回家吃现成的了!拜拜!”丽鹃咧咧嘴,看不出是愁是

乐地说：“拜拜。”

婆婆公公来以前，丈夫亚平也算是预先通知过丽鹃。亚平说：“爸妈想过来看看，上次我说我们工作太忙，一天都吃不上一顿囫圇饭，爸妈也过来帮我们点儿忙。这新房子，从他们支援了首期以后，还没来看过呢！”丽鹃高兴地说：“好啊好啊！来吧来吧，家里有人看门，上班都放心些。你就说欢迎！”

亚平说：“我就知道你好。早就跟他们说了，丽鹃都盼他们来呢！这不，他们明天下午就到了。”“啊？……！你这算什么啊？我欢迎是我自己的话，干吗要你代表？你代表以前总要知会我一下吧！”丽鹃突然觉得自己的热情似乎有点自作多情，其实，无论欢不欢迎，人家想来就能来，想走就会走。人家父母为首期这十五万慷慨捐赠了两万，自然就有了两万的权利。这权利若单看成是两万，不多，可这两万是首付的一部分，加上全部贷款，那就是五十万，五十万，若少了那两万，自己的房子就只能买四十三万的，若只能买四十三万的，就不能挑现在这个东头六复七楼的大房子，而只能住在西头的二楼。这两万块钱，支援得是多么的及时，多么的有远见，多么的远水解决了近渴，哪怕再差半年，世博会召开地址选定以后买，这套房子就不是五十万了，而是一百万！所以，这两万块，对于丽鹃的新家来说，它不仅仅是两万块，从经济学的角度讲，这是以小博大，五十万甚至更多；从历史学的角度讲，这是转折点，在关键战役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力学的角度讲，这是四两拨千斤；从感情的角度讲，这是一辈子的感恩，这个意义太大了！

这当然不是丽鹃的想法。丽鹃以为，两万就是两万，他们决定要买房子，而他父母答应赞助两万，她很感激，也打算以后加了利息还。不过，从他们买了房子，到马不停蹄地装修，跑得断了腿，爬楼速度赶上猴子上树，

俩人体重总共降了八公斤，一直到入住的这一年半内，丽鹃最常听到亚平在电话里说的话就是：“房子就算是股份公司吧！你们二老也是最初的大股东啦！等我们一弄好你们就过来玩儿吧！想住到啥时候就住到啥时候，这原本就是你们的家，有这两万块钱，客厅的地都铺满啦！要是没你们这两万，那我们可就……”以后丽鹃发现，电话的邀请内容大致不变，变的则是“家里的电线铺铺也要两万呢！”“家里的灯具洁具装装也要两万呢！”“家里的厨房柜子一组也要两万呢！”“家里的墙粉粉也要两万呢！”等等等等。然后，估计电话对面的二老就咧着嘴高兴地幻想丽鹃的家里，灯也是他们买的，地也是他们买的，门也是他们买的，家具也是他们买的，连油漆钉子把手镜子沙发靠垫儿，反正凑起来只要能以两万作为单位的东西，都是二老掏的钱。丽鹃每次听亚平跟他母亲絮话时候的谦和与耐心，就忍不住环顾四周由两万拼凑起的华丽，越住越觉得愧疚，平生出一种心虚的感觉，丽鹃打心底怀疑——这家，有一根线，一块砖头，是我自己省出来的吗？

而且亚平还不断以兴奋的口气追踪报道最新房价：“我们对面那套库存房，当时没人选的，上周卖啦！就那，都要六十多万！才八十多平方！”“隔三条横马路那片荒地也开发小区啦！地段还差些！都属于南汇县的地了，居然也敢要七千块一个平方！”丽鹃听多了，都知道下面公婆要答的话了：“幸亏当时我们当机立断凑了两万啊！你看看！你看看！好家伙！”

亚平的父母显然拥有不是商量，而是通知，不是提前通知，而是临时抽检的权利，随时光顾他们儿子的家。从东北那迢迢千里之外，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牡丹江，越过长城那道关，再渡过黄河，趟过零度等温线，直奔长江尽头的上海。

也就是说，在丽鹃撅着腚，四月乍寒的天气里，穿条棉毛裤浑身大汗

地收拾两层楼的半夜里，她的公公婆婆已经跋涉了整整两天的旅途，第二天下午时分就要驾临了！

“明天咱们一起去火车站接。”亚平一边擦冰箱，收拾里面的陈年老货，诸如放了一冬的皱皮苹果，已经干巴了的芹菜，过期的豆奶，一边跟丽鹃商量。半夜一点半了，俩人还在搞大扫除，用亚平的话说，他妈眼里揉不得沙子，于是，丽鹃只好手里揉着抹布。丽鹃跟亚平的打算是，先把家里大差不差地总体收拾一遍，让老人有种一进门四下光鲜的感觉就成。

“不行！你也不早跟我说，我明天下午有趟稿子得结，版面都空等着呢，哪能说不去就不去，你一人接不就行了吗，干吗非得两人一起？你去接，我早点下班，回来安排安排晚饭什么的。”

“你怎么这样呀，咱爸妈不是头一回来嘛，你接都不接，他们得有想法，别是你不欢迎？单位的事，再大都是小事，自家的事，再小都是大事。做媳妇的，至少头两天得表现表现吧？！晚饭不用你弄，一起出去吃吧，还方便。你那手艺，肯定不合咱妈胃口。”

“喂！喂！说清楚，谁爸妈？是你爸妈！别用个‘咱’字，容易引起歧义。我爸妈上个礼拜还过来打过麻将呢！是！我工作不重要，你爸妈重要。没问题啊，我明天就辞了工作去接你爸妈去，不就一个月三四千块钱吗！哪比得上让二老开心重要呀！”

“哎！丽鹃！你这话我不爱听啊！你只能当我的面儿说说，要是搁咱妈跟前也这么说，老人要不乐意了啊！我先跟你打好预防针，爸妈这次来，在这儿又不是住一辈子不走，就那么几天，你要收点儿小性儿，跟我可以使劲儿闹，跟老人面前要乖乖的，做个听话孩子，知道不？”

“切！好了，好了，知道了！我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行了吧？”

“哎！对！这才是好孩子！过来，我亲亲，等过了明天，我连亲你都得

躲厕所了！来，快来呀！……”“去去去！一头一脸都是灰，人家嫌你齜齜，少来！”

丽鹃第二天为表现出新媳妇的亲善，准点跟亚平在火车站南一出口碰头了，焦急地等待将晚点五十分钟的火车。当然，工作是没辞的，工作也是干完的，牺牲的是丽鹃今天早上如金条般珍贵的睡眠。

所以，在等车的当儿，丽鹃的嘴巴，就跟被大浪冲到岸边的鱼一样，没停地一张一合，打着哈欠。“怎么还没到啊？得等到几点啊？我能借你宽大的臂膀先靠一会儿吗？亲耐滴脑工？”丽鹃是典型的上海姑娘，人前精明干练，人后娇滴滴，说话口齿不清楚，或者故意把舌头伸得比较长一点。老公，不说老公，发音发成脑工。

丽鹃不是第一次看到公婆。倒是每次看到他们都觉得他们是刚从严冬大雪里钻出的洞熊，毛厚皮重，特怕寒，所以全副武装地抗寒。

上次跟亚平回东北，正赶上腊月春节，那个冷！二老也是里三层外三层，武装得连眉毛都找不到了，裹得比阿拉伯妇女还严实。这次来上海，都四月了，还是棉袄棉裤，看着累赘。特别是婆婆，身架子本来就不像东北人，纤细瘦弱，又套得密不透风，感觉都快给棉袄压垮了。公公一如既往地甩着两只手在前头走，留下婆婆拎着大包小袋，滴里嘟噜得腰都直不起来，一路小跑跟着。

跟婆婆比，皮靴皮短裙，只一件薄羊绒外套的丽鹃，简直就是在赤道上生活了。

“妈！我来！丽鹃，帮妈提着包！”亚平不仅自己鞍前马后，还把老婆的积极性都充分调动起来，以显示自己在家中的家长地位。“妈，把你的包给我吧！”丽鹃赶紧讨好地接话。“不重不重，我这一只手都能提俩！我

自己拎,我自己拎!”俩人跟打架似的,最终丽鹃被婆婆分配了一只算是分量最轻的黑挎包。

一进门,婆婆把包往地上一扔,就开始各房间四下仔细打量。“这家里可够乱的啊!你们忙得都没空收拾。”婆婆笑眯眯地评论,一句话就让丽鹃凉了半截的心。“这可是收拾了六个小时的结果。若要是没收拾,还不知道给批成什么样了。”丽鹃撇着嘴暗自嘀咕。

亚平特周到,搀着他妈的胳膊一样一样介绍,恨不能扒开刷好了的墙叫他妈看看下面埋的电线或者是拆了橱子看看厕所管道。

丽鹃不太习惯亚平的殷勤,那种过分,不像是对自己的爹娘,倒像是对某个重大客户,点头哈腰的,“妈小心点!”“妈这边走,这边亮!”对自己娘,这也太虚伪了吧?反正丽鹃一回自己家,进门就喊:“姆妈!饿死脱了!要吃红烧鸡脚!”若是妈把鸡脚夹进自己碗里,便会嗔怪着翻脸:“做啥做啥,我自己不会夹啊?!”丽鹃眼里,这才是正常的家庭关系。

亚平的妈妈生就一副笑模样,那个尖尖的下巴,一笑就好看地眯成一条缝的和善样儿,很像电影演员郑振瑶。丽鹃第一次去亚平家的时候,亚平妈妈就拉着她的手从头到脚仔细打量,恨不得拿条大毯子将她从上到下裹起来,生怕她着凉,一个劲儿地问:“冷不?饿不?累不?”丽鹃没跟亚平妈说几句,亚平妈就转头对亚平说:“你小子行啊!这么标致的一个媳妇,又俊又疼人儿,还是上海闺女,你可不能慢待了人家,我不答应啊!丽鹃是个好闺女,我中意!”这初次的婆媳过招,简直顺利得不可想像,双方印象极好,丽鹃回来便跟自己妈说:“不要你了!我有新妈了,不晓得多好,对我比对她亲女儿都亲。以后不要跟你一起过,我跟婆婆过。”说着,搂着姆妈的脖子来回摇摇。

她妈倒是依旧保持张冷脸,永远感觉谁欠她一笔钱地不爽,淡淡回她

句：“哼，对你千日好，不如人家一个笑。女儿是养不熟的，真贱。去吧去吧！我就希望以后你可别哭着回来找我就行了。哼！你是没吃过婆婆的苦头。你要真命好，倒是我前世修的福，就怕是个笑面虎，吃你都不吐骨头。”

丽鹃的娘是典型的上海小市民，弄堂里泡大的，满口脏话，即便是表达内心的喜欢，也用些不入耳的字。“逼丫头！”“逼养的”“烂污逼！”丽鹃就是在她娘这样的千变万化不离个“逼”字的昵称中长大的。除了老师同学同事喊她丽鹃，在家里，她基本上是没大名儿的。

“不要这样喊我！”丽鹃大了以后，不许娘这样喊她，感觉特丢人。虽然娘在同学面前还注意着不喊自己不堪入耳的小名，但弄堂里的人，无人不晓得她娘的称呼。姑娘大了，脸总归挂不住。亚平第一次去丽鹃家的时候，丽鹃妈妈欺负亚平听不懂上海话，在弄堂一楼的公用厨房里跟老邻居谈女儿的对象，还一口一个“逼丫头”，丽鹃怕亚平迟早会听明白，亚平一走，她就关起门来警告她妈：“你再喊我那个，我不认你哦！”丽鹃妈一点不以为然，当场回一句：“有男朋友了不起啊！你就是成了贵夫人了啊，你怎么还不都是从我肠子里爬出的小烂污！我就喊，我就喊！”丽鹃掉头就走，一个月没回家。

丽鹃把亚平带回家是迫不得已的事情，那天在街上勾肩搭背被邻居小华姆妈撞见，丽鹃就预料到不等自己回家，娘就知道了。

“小逼现在胆子大嘛！带个小白相荡马路，啥人？回来讲都不讲，不要财没诳到，人都蚀本了。”“乱讲啥？不跟你讲就晓得你没正话。人家正正经经轧男朋友的。”“啥人？老板啊？美国绿卡啊？小开啊？”“你怎么这么俗气呀？！讲来讲去就是出国、钞票，没二话。就是工薪阶层。普通人。”“哎呀！帮帮忙！你脑子里有糍糊啊？淮海路上丢块砖头下去，砸到

十个人,五个老板,四个老外,你怎么把惟——一个啥也不是的给抱回家了?前面小芳,样子生得像只夜壶,都钓到个老外,我看她大概除了 I LOVE YOU,拜拜,哈喽和身体语言以外,什么都不会,那样子的都嫁到美国去了,我养你到大学,连块手绢都不洗的,到最后要跟个乡下人啊!我看你书读到屁眼里去了。真是读书越多脑子越锈,他干什么的啊?”“搞电脑的。交大毕业的。”“交大毕业了了不起啊?淮海路上丢块砖头下去,五个搞电脑,四个搞外贸,不是交大,就是复旦。这都能蒙住你的眼?”“你怎么老往淮海路丢砖头?一点都不环保。我谈对象,要你管?我喜欢就喜欢,你想找什么样的,你自己去找!也不看看你的肚皮,买裤子都三个 X,就你这样的,还对人家男人有要求。你有本事,你能勾引老外,怎么找我爸?就晓得吹。”

丽鹃生在小市民的家庭,内心里却一直渴望摆脱那种纷杂的环境,不要每天脚踩着脚迈过污水横流的菜场;不要隔壁邻居放个屁都听得一清二楚;不要没有个人空间,跟父母挤一间房一直到上大学;不要所有邻居的家长里短街坊邻居都门清。更不希望她妈妈跟贼骨头一样一到半夜就跟邻居大嫂一起去捉这个或那个的奸,然后隔日满巷口都知道。

小时候她们班的班长,家里父母是中学教师,小姑娘文文静静,站有站相,坐有坐相,懂礼貌,很讨老师喜欢。那个班长家里是有钢琴的,从小被送去学芭蕾,最重要的是,有自己的书房和卧室!把丽鹃给羡慕坏了!

从那时起,丽鹃就希望自己能学得跟班长一样有教养,不希望自己一张口就被人听出弄堂的身份,为这,还偷偷模仿了班长好些时候。“我以后一定要脱离弄堂,弄堂里的上海小男人,为几分菜钱讨价还价的不予考虑。”这就是丽鹃找对象的基本要求。

“死逼丫头,你懂什么叫与时俱进吧?我们当年,你爸爸那算条件好

的！有正式工作，有技术，又没有老娘，我找到的时候，还被人眼红的！那时候不兴出国，要是兴，你以为我找不到？我若找到了，还会有你这个小败家精赔钱货？老娘给你提方向提要求，还不是为你好？还不是怕你嫁过去以后受罪？他工资多少？”

“还没到问的时候呢！我怎么好意思问人家？”

“这都不问清楚你都敢谈？看他的衣服，眼睛一眯，行头估算一下也八九不离十了。家里有存款吧？房子有？”

“不知道。你想知道什么你写张纸条，我拿着一条一条问他。问清楚了叫他签字画押送过来给你看。”

“那不用了，你下礼拜带过来，老娘替你一审，全明白了。”

“去去去，等下给你吓跑了。”

“这种货色，吓跑有什么关系？”丽鹃娘抬眼看看丽鹃不悦的神情，又追加一句，“你放心，你老娘风浪里混了多少年了，这点事情搞不定，我乌龟倒爬。”

亚平第一次上门的时候，丽鹃妈还特地到门口小店花十块钱把头发吹了吹，丽鹃的爸爸也乐颠颠地下厨烧了拿手的鳝糊羹、椒盐小黄鱼。亚平低着头爬上陡直的木楼梯，闻着一股混合野猫屎尿味道的发霉木板的味道，来到了丽鹃家的鸽子窝。房间不大，一间大房子外带自己家隔出的小隔间，东西摆得满满登登，倒是凌而不乱，清清爽爽。屋子里的家具一看就是不同年代拼凑出来的，有樟木箱子架在屋顶搭出的小阁楼上，也有29寸彩电架在五斗橱和杂品柜中间的缝隙上。一看就是家境也不算殷实的普通人家。

“来来，坐！小李是吧？”

“阿姨！”

“家里地方小,不好意思。上海的房子就这样呀!我们家还算好的,一楼半老刘家,三代同堂好几十年了!不过我们这里位置好呀!散步都能到淮海路,现在拆迁都拆到一大会址了,过不了两年就到我们家了!不要小看这套房子哦!不给套三室一厅,我是不搬的!”丽鹃妈以此来抬高身价,意指自己家也算是城市小资产阶级。

亚平腼腆地笑笑。

“听你口音是北方人啊?”

“嗯,家在牡丹江。”

“什么江?”

“牡丹江。”

“牡丹江哪里啊?离北京远不啦?”

丽鹃爸爸忍不住插嘴道:“牡丹啊!河南牡丹花啊!那个武则天叫牡丹花全部都开的地方啊!这都不晓得?”

亚平赶紧接口说:“不是河南的牡丹花,是黑龙江省的牡丹江市。”

“就你能!你晓得牡丹,还是讲错了吧?好好烧你的饭去,不要一趟上一趟下!哎哟!黑龙江啊!那在什么地方?好远的!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啊?不容易哦!你家有亲人在这里?”

“没有,考大学考过来的。”

“不容易啊!要是上海没人,肯定也留不下来。”

“不是啊!就是人才招聘的时候应聘上的。”

“你在什么单位啊?我晓得你搞电脑,这个工作倒是很热门,就是学的人太多了。”

“山大公司,一个搞电脑游戏的公司。”

“啊哟,游戏啊?小孩子玩的啊?我知道的呀,我们家门口,好多网

吧，一大群小混混都在玩这个。杀人游戏，打枪游戏，乒乒乓乓，路过头都昏了！那个怎么赚得到钱呀？！”

“这个我不懂，我是搞技术的，市场我还真不了解。”

“搞技术的吃的是辛苦饭，跟丽鹃爸爸一样，忙嘛忙死，闲的时候也开心。他爸爸的船厂，一有船回来维修，他都几天几夜不睡觉的！不过收入倒也还可以，虽说不富裕，饿倒饿不死。你们呢？忙不忙？”

“挺忙的。”

“年轻人，忙点好，学到东西是自己的，而且忙点收入高呀！现在都不怕忙，就怕闲着。你们那里待遇还好吧？”

“还行，一个月五六千的样子。”

“五六千？那不多啊！大学毕业出来也就这样啊？隔壁小吴跑跑出租，辛苦点一个月也有这个数！读书多真是蚀本啊！不如早工作早赚钱。读多有什么意思，你说是啦？”

亚平尴尬地点着头，不晓得怎么接话。

“读书不赚钱，那当年我要读技校你还死活不肯？”丽鹃替亚平解围。

“哎呀，话不能这么讲啊！你老娘好有眼光，当年你要真读个技校，分到哪个厂不都倒闭？女孩子，读得高，攀得高呀！不然怎么鲤鱼跳龙门呢？你能读，我自然要你读。你读不下去了只好去当工人。”

“你父母呢，做什么工作的？身体都还好吧？”

“普通工人。工厂不景气，母亲退休了，父亲也提前退了。家里还有一个姐姐，在哈尔滨工作。”

“哦。”

丽鹃妈“哦”完以后，脸突然就沉了下来。也不再没话找话，手里开始忙自己的事情了。

“丽鹃，叫你爸好忙完了！都几点了还不开饭？客人等急了。菜已经不老少了，有得吃就行了。又不是什么大客人。”

丽鹃拿眼睛翻翻她妈，“开水泡饭好啦，最省。”

“开水泡饭也没什么不可以。你不要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等下结婚又要陪房子又要陪家具，哪一分不是从嘴巴里省出来的？你以后有得吃开水泡饭不错了。你自己选的好东西。”这番话，丽鹃妈是用上海话说的。

“眼乌珠也不张张大！挑来挑去挑这么个东西，他哪点好？不就生得卖相好点？个头高点？”亚平前脚出门，门还没关严，丽鹃妈就叫起来了。

“他人还行，不像那些纨绔子弟花花公子，对人蛮实在的，也听话。找男人呀，关键要好用。你找个上海小开，钞票倒是有，今天带个女人回来，明天带个孩子回来，烦不啦？再说了，他是外地人，离父母远，跟我爸当年没爹没娘还不是一样？大部分时间不就是你的儿子？我最喜欢他的性格，一点不小家子气，不像有些上海男人，整天追在屁股后面大事小事都要问，连卫生巾都塞到老婆包里，‘你晚上几点回啊？刚才谁给你打电话啊？刚才那个冲你笑的男人你认识吧？夜里吃点啥？’整天都是这种问题，一点不男人。我手机放在他那里，要是有人找我，他只会递过来，多一句都不问。自由，自由你懂不懂？这样的男人到哪里找？再说了，人家亚平的确帅嘛！带出去好台型哦！跟陆毅似的！我也面上有光呀！”

“以后要过日子的，性格能当几张老人头用？老娘的生活经验，免费传授给你：男人要有本事，不要图好看，图性格！好看惹事！性格生非！人家拿破仑矮不矮？国王！男人漂亮是饭桶，女人漂亮是花瓶，花瓶还能卖几个钱，饭桶值个屁啊！我讲的你懂？”

“人家姚明不是又高又帅又有钱？你光拿矮的说。”“姚明？我倒想你嫁过去，你够得上人家？人家叶莉一米八几了还被夹在胳肢窝下面，你